

哈萨克族民间故事选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



79095

I293.67

8747

ZHONGGUOSHASHUMINZU
MINJIANWENXUECONGSHU • GUSHIDAXI

哈萨克族民间故事选

银 帆 编



京电力大 00030662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涂 石
封面、插图：何礼蔚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

哈萨克族民间故事选

银 帆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9 插页 12 字数 404,000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册

书号：10078·3765 定价：软精3.70元

编辑出版说明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故事，数量浩瀚，绚丽多彩，富有民族特色。它不仅具有文学价值，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从中可以吸取丰富的思想和艺术营养，而且对于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和发展，也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是我国整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各民族民间文学的发掘采集工作，有了广泛深入的开展，搜集到大量的民间故事作品和有关材料。为了使这宗世代口头相传的文化财富，通过妥善的整理和系统的选编，成为精粹的读物，以利于阅读、应用和保存；为了使我国多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得到发扬，促进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学习，促进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为了国际文化交流的需要，我们有计划地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

《故事大系》选收我国各少数民族散文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即一般通称的民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寓言等等。按民族分别选编，以各民族作品专集形式出版。全大系预定为五十六卷，每卷字数大致接近。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基本上各编为一卷。但根据各民族作品实际情况，有的民族作品特别丰富，编为正续篇两卷，有的两个或三个民族作

品合编为一卷，最后一卷为索引及其它资料。编选工作请民族文化部门、有关专业单位或专业工作者担任，并负责撰写前言。

《故事大系》各卷所辑的，主要为一个民族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同时顾及到内容、形式的多样性，以反映一个民族民间故事的概貌。所收作品经过整理，但尽可能保持原貌，以保存它的固有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故事大系》将根据各民族民间故事搜集工作进展的实际情况，陆续编选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六月

前 言

哈萨克族是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文化的民族。哈萨克族的发祥地，是“乌孙故地”，也就是伊犁河谷和七河流域。公元前三世纪，在这个地区，形成了乌孙、康居和奄蔡三大部落的联盟，以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又逐渐融入了咄陆、葛逻禄、突骑施、钦察、乃蛮等部落的成分，合成哈萨克部族。到了十五世纪，哈萨克汗国建立，这才最终形成了哈萨克民族。

古代的乌孙与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当西汉时期，乌孙拥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①。汉武帝和乌孙王缔结联盟，抗击共同的敌人，保证了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

千百年来，我国的哈萨克族人民，和新疆地区的各兄弟民族一道，为开发边疆，保卫边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

我们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一部哈萨克族民间故事的选集。它自然无法反映哈萨克民族文化的全貌，我也无意在这短短的前言里全面介绍哈萨克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不过，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哈萨克族民间故事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

^① 见《汉书·西域传》。

义，结合故事，谈谈它们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介绍一下哈萨克族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的个别方面，总会有些益处的。

譬如说吧，一般人恐怕都知道，哈萨克族世代代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游牧是他们生产活动的主要形式。可是，未必所有人都清楚“阿吾勒”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与游牧生活方式的联系。原来，阿吾勒本是同宗的几户以至十几户人家组成的家族群体，虽然演化到后来，渐渐有个别宗族外的家庭和牧工的家庭加入，但其核心仍是那个家族。一个阿吾勒的成员一起放牧，按照季节一起迁徙转场。阿吾勒不同于汉族地区的村庄，它是氏族社会的遗迹，也是由社会生产的水平决定的社会基层组织形式。就以解放前哈萨克牧区的生产水平来看，一家一户很难维持温饱，更难以抵御自然力和野兽造成的灾害，应付四季迁徙的严酷考验。有了阿吾勒这种组织，成员间平日可以互助互济，遇到紧急情况，还可以相互救援，集体自卫。

在哈萨克族民间故事里，大都写到了阿吾勒，对阿吾勒成员间的关系也有不少生动的反映。哈萨克族的机智人物阿尔达尔·考萨就常常把从巴依、国王、商人那里巧妙地夺回来的钱财牲畜等分给同阿吾勒的人们，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再如，比依制度也是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制度。比依并非“官”，而是由部落里的群众公推出来，在民间解决诉讼纠纷的人。他们根据习惯法来秉公裁决。一般的纠纷，只要一位比依把双方传到面前，听完双方的陈诉以后，做出裁断就行了。比依们还定期集会，共同审理一些疑难的案件。

比依既可由群众推举，也可由原任比依让贤。《巴合特拜比依》这篇故事结尾，原来的比依就当众宣布：“按照咱们哈萨

克人的礼俗,任何时候,部落里的事都应该由最聪明的人来处理。我比不上巴合特拜比依。我宣布,从今天起,这部落的比依就是巴合特拜了。”

游牧既然是哈萨克族的主要生产活动,它也就构成了集体和个人生活的主要内容。哈萨克族民间故事中,许多篇都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游牧生活,反映了游牧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展示了人物性格和矛盾冲突。

在《寻人圆梦的青年》这篇故事里,姑娘为了摸清那青年的行为,试验他的贤愚,每到一处,就问他那地方放某种牲畜是否合适。那青年本来是羊倌,熟悉的是羊喜欢怎样的地势,爱吃什么样的草,其他牲畜的习性他了解得不深切,因而当姑娘提出与其他牲畜有关的问题时,他总是闷头儿不语,不硬充内行。这正说明他为人诚实。最后他们两人来到一片宽阔的向阳坡前,坡上长满地肤子、茵陈和艾蒿,姑娘又装做无心的样子,自言自语道:“这儿还不错,羊儿在这儿过冬可太好了,我看这是个适于放羊的地方。”这次她话才说完,小伙子就笑着说:“实在的,放羊是挺合适。大羊小羊漫坡撒开吃草,你坐在高处看着,心里多美。”简简单单两句话,那小伙子对劳动和牲畜的深挚感情,自然地流露了出来,点染出这青年人的淳朴憨厚的性格,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从上面这个例子,已足以看出民间故事与生活的关系。可以说,哈萨克族民间故事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社会生活,是哈萨克族社会的历史的、真实的写照。

哈萨克族民间故事浩如烟海,而且不只数量繁多,就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而说,也绝不比其他民族的故事逊色。

这本故事选,包含一百余篇作品。从体裁上看,既有神

话、传说，又有童话、寓言，既有幻想故事，又有生活故事；从题材和内容来看，也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读过这些故事，读者对哈萨克族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特点，对哈萨克族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对他们的痛苦与欢乐，挫折与思索，总会有一些印象，获得一定程度的了解。

讲起神话，这个选集里只收了一篇，即《迦萨甘创世》。怎样解释哈萨克人民中间神话流传甚少的现象呢？我想，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一、神话作为民间故事中的一类，主要是原始社会的产物，而哈萨克族早已进入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封建社会，旧有的神话由于未能用文字记录下来而逐渐失传了。二、目前流传的哈萨克族民间故事，大多产生于接受伊斯兰教之后。故事中，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都是从伊斯兰的观念出发的。因此，在民间，不只佛教故事久已湮灭，连反映原始人对自然力量的观念的神话也消亡殆尽了。

与神话最接近的是传说。《白天鹅》是一篇优美动人的传说，它解释了哈萨克族族名的来历。情节虽不十分曲折，但却清婉可爱，使人读来产生丰富的联想，给人以美的享受。

《奥拉尔》这篇传说，暗示了哈萨克民族使用过狼图腾的事实。传说中，奥拉尔靠了狼岳父和狼女的指点和帮助，解决了国王提出的三个难题，最终登上了王位。

哈萨克族传说中，最富有特色的，是关于民歌的传说。这类传说不少，我们只选了有代表性的一篇——《惊鸟》。它生动地描述了一支著名民歌诞生的经过，虽然未必是完全真实的历史记录，可它却异常有力地说明了民歌和人民生活的血肉联系。

我们搜集到的英雄传说，如《为人民而生的勇士》、《坎吉卡拉》、《飞汗的儿子》、《饕巴图尔》，讲的全是传奇式的英雄。他们在历史上没有原型可寻，完全是虚构的人物，但在他们身上却寄托着人民征服自然，战胜邪恶的理想，表现了人民对自己力量的坚定信念。

最有趣的是《饕巴图尔》这篇传说。许多民族的传说中，多有以动物作儿子的情节。而这篇哈萨克族传说中，那女人却是“信手用面团捏成了一个小孩的形体”，而后“做饕的面团有了灵魂”，就成了“饕巴图尔”。他完成了许多英雄业绩，战胜了吃人的妖仙，也就是那些“个子才半拃，胡子倒有两丈长”的小老头儿，惩罚了两个背信弃义的同伴，最后赢得了幸福和荣誉。

应当说明的，是在我们这本选集中，没有历史上一些著名英雄人物的传说。散文体的英雄传说十分鲜见，或许与诗体的这类传说格外丰富有关。这也叫做“相辅相成”吧。我们可以举出不少流传于民间的英雄叙事诗，这些诗体的英雄传说歌颂了阿布赉汗、卡班汗、布干汗和阿尔卡勒克等历史人物为人民、为祖国立下的丰功伟绩。

《会魔法的国王和年轻的猎人》是一篇典型的魔法故事。好色的国王看上了猎人妻子的美貌，妄图仰仗自己的魔法把她夺过去。于是展开了一场赌输赢的斗法。一个藏，一个找；一个变形，一个隐身。年轻猎人最后靠了狐狸的帮助，战胜了国王，迫使国王放弃了他那卑鄙的念头。

在幻想性因素较强的哈萨克民间故事中，还有一类富于寓意的传奇故事，如《青牛》、《不义的哥哥》、《妖怪也怕泼妇》、《孩子和燕子》、《图拉普和图拉什》等篇，它们都是寓生活道理

于奇异的情节之中。

《青牛》是“灰姑娘”型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绍尔潘和格林童话中的灰姑娘一样，都是凭一只靴鞋结成了姻缘，只不过这里是皮靴，而不是水晶鞋，追求绍尔潘的也不是王子，而是巴依的儿子。

和一般“灰姑娘”型的故事不同的，还有一点，即《青牛》里的故事又多了一番曲折。在绍尔潘嫁了如意丈夫，得到了幸福之后，那异母姐姐孜丽哈受着嫉妒心的驱使，又施毒计害死了绍尔潘。绍尔潘死后，先变成一株钻天杨，杨树被砍倒，绍尔潘的魂灵又附在一片树叶上，飘飘悠悠，落进一对老夫妻的毡房里，恢复了人形。这故事的后续部分，象是“蛇郎”型故事的紧缩。

《图拉普和图拉什》是“两兄弟”型的故事。这类故事最一般的模式，是兄弟二人，哥哥霸占了家产，把弟弟赶出门。弟弟在接近绝望的境况下，受到神人、神鸟或神物的帮助，得到了财宝。哥哥骗弟弟说出得宝的经过，模仿弟弟的所为去拾宝，结果不仅没得到财宝，反受到了惩罚。与其他民族的这一类型的故事相较，它有两点不同：一是先后带兄弟二人去拾金子的是天鹅，这与锡伯族故事《秃鹫》中的秃鹫不同；二是拾宝的处所是太阳，这跟汉族民间故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中的海岛不同。

饶有兴味的一点，是汉族故事的标题“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本身就是一条谚语，而哈萨克族故事凑巧也是以“贪得无厌，死亡就在眼前”一句俗谚收束，立意酷似，都强调了故事自身的批判意义，鞭撻了自私自利，贪得无厌和不仁不义的品格及行为，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善恶观。

《一千只黑头绵羊》基本上是“龙女”型的故事，但它的情节比龙女故事的基本情节要复杂曲折得多。到牧羊的小伙子和鱼王的女儿成婚，故事才发展到一半，而且仅仅是小一半。牧羊人得到了幸福，幸福之中已经潜伏着危险。国王垂涎于牧羊人妻子的美貌，于是和宰相大臣们暗中谋划，利用他们手中的特权，硬逼着牧羊人在不利的条件下和他们比赛，妄图夺走他的妻子。经过三番较量，牧羊人依靠妻子和鱼王子的帮助，凭仗自己的勇敢和镇定，终于战胜了国王。

“燕子”型的故事，在新疆地区各民族中均有流传。哈萨克族的《孩子和燕子》与锡伯族的《燕子》就都属于这一类。《孩子和燕子》和一般“燕子”型故事相比较，最显著的不同点是燕子两次衔来的甜瓜籽，都是由同一人，即孩子的父亲种下去的。结果自然是大致相仿，恶人（在这篇故事中是那贪心的国王）受到了惩罚，丧了命。

按照体裁和类别，把哈萨克族民间故事和其他民族的故事加以比较，自然较易看出相似点，找到共同的规律和线索。然而，我这样做，并无意抹去各民族故事的差别。相反，在论述时，倒是更注意强调体现了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那些方面。

当然，要想真正了解哈萨克族人民，了解他们多方面的生活，认识哈萨克人的性格，体味哈萨克人民观察社会、观察自然的不同角度，还应该更重视那些现实性因素较强的生活故事和机智人物故事。从数量上讲，这两类故事也是最多的。

生活故事的题材面较宽，触及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哈萨克族的生活故事，产生于社会实践中，是劳动人民生活 and 斗争经验的产物。这类故事传达出哈萨克族人民对生活的体

验，表明了他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体现了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

在《智慧和箴言》里，歌颂了劳动人民集体的智慧。我们知道，哈萨克族人民曾经创造了不少格言和谚语，它们给人教益，教人生活，是世代群众智慧的结晶。《智慧和箴言》里的年轻主人公用钱买得了八句箴言，又未付分文，从一位骆驼客那里得到了两句箴言。他从这些前人留下的箴言里汲取智慧，靠了它们的教导，他做到了临危不惧，抵御住一切诱惑，始终保持头脑清醒，避免了错误和挫折。这些箴言或教导人们见义勇为，替众人排忧解难，或劝告后人安贫乐道，在生活中莫贪求非分的东西，或劝戒年轻人加强修养，克制邪念，知恩图报，或告诫年少气盛的后生遇事冷静，思前想后，勿为一时的气恼和疑忌所蒙蔽。它们确实象故事中的老父最后说的那样，“字字珠玑”，“教人智慧，给人勇气和力量”。

哈萨克族人民中间，流传着许多赞颂各种人物的聪明才智的故事，其中自然也包括阿尔达尔·考萨、乌勒克潘阿奇木、霍加纳斯尔这些出名的机智人物的故事。《贤明的比依》讲比依年纪虽不大，但学识丰富，才能过人，关心百姓疾苦，肯为百姓说话，肯为百姓办事。他在为一个外乡穷苦牧民办理一桩惩办强盗案中，表现了自己的聪明机智、贤明公正。《夏拉拜》则讲述一个普通的牧马人怎样能言善辩地将巴依家的出名的通今博古的雄辩家辩倒的。故事中，对他们两人说嘴斗智的描绘非常精采，谐趣横生，令人称绝。

《孤儿的八十句谎言和四十首谎言歌》、《巴合特拜比依》和《识马者的儿子》等五篇，讲的是孩童的机智。这些故事中的小主人公，有的用编造得无懈可击的谎言和谎言歌戏弄了

昏庸暴虐的国王；有的以出人意表的妙计制服了魔鬼，解决了一场难断的官司；有的小小年纪却能深谋远虑，利用自己识马的才能，赚得主人的信任，最终逃脱了世仇的魔掌，回到自己的家乡；有的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迫使狡诈的商人赔出钱来，为老实的父亲出了气，报了仇。

机智人物的故事，在哈萨克族民间故事中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这类故事中的主人公大都出身于劳动阶级，有的虽然不是劳动者（如乌勒克潘阿奇木就显然有学者的身分），但是始终站在受压迫受欺凌的劳动人民一边，用各种巧妙的方法愚弄国王、大臣、巴依、商人、高利贷者，他们的哄骗是针对着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因而他们总代表着劳动者的利益，他们的行动符合人民的愿望。

阿尔达尔·考萨是最典型的哈萨克族的机智人物。他父亲一辈子辛苦，受尽了巴依、霍加、商人、巫师、国王的压榨和欺骗，老来得了个儿子，他把复仇的希望全寄托在才降生的儿子身上。他说：“我这个宝贝儿子就叫阿尔达尔吧。他碰巧生在这个骗子越来越多的年头，那些骗过我的不要脸的家伙，他们怎样骗我，将来也让我儿子把他们好好骗骗。……”阿尔达尔也确实没辜负父亲的期望，他的一生是在与国王、巴依、商人、高利贷者和魔鬼的斗争中度过的。他把本来属于人民群众的金银牲畜骗到手，依旧分给穷苦的乡亲们，使那些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出乖露丑，替人民出了怨气。

阿尔达尔是善于骗人的人，他抓住国王、巴依、商人和其他反面人物的弱点，利用他们的贪婪、吝啬、贪爱虚荣、死要面子，利用他们的愚蠢顽固，对他们实行毫不留情的报复。他的性格的主要特点，就在于这种报复的彻底性。阿尔达尔三骗魔

鬼，是一组小故事，这组故事就恰好表现了他那种打落水狗的精神。他和两个魔鬼合伙种地，连着两年让魔鬼们什么收获也没捞到手，随后又用巧计把魔鬼痛打了两顿。可是他并不就此罢休，他在摸清魔鬼的致命弱点之后，破了他们的隐身术，逼得他们无处藏身，成了飘游四野的“奔波鬼”了。

应该说明的是阿尔达尔·考萨故事中的魔鬼，并不是现实之外的存在，而是与人民敌对的营垒中的一种势力，他们的“职业”就是哄骗，是“在非常和睦的人们的蜜里撒盐，在不吭不哈的人们之间传播流言蜚语……在夫妻中间挑拨，在兄弟之间制造不和，让他们吵得天翻地覆”。

故事里还有寓意非常深刻的一段，写到阿尔达尔如何和魔鬼认亲家。其实他不过是故意做出巴结的姿态，麻痹魔鬼，以便伺机战胜之。

至于阿尔达尔为什么和魔鬼有这样不解的仇恨，非要把他们置于绝地不可，这在阿尔达尔和魔鬼的对话中，可以找到解释。在阿尔达尔的话里，他已把魔鬼和托列、霍加、巫师并列在一起了。

在和各类反面人物的交锋中，阿尔达尔始终是胜利者。在哈萨克族人民的心里，阿尔达尔这个形象永远闪耀着光芒。

哈萨克民间故事中的霍加纳斯尔，也就是维吾尔民间故事中的阿凡提。从我们选集中的九篇故事看来，有些是可以在维吾尔族群众中广为流传的阿凡提故事中找到相似的篇目，有些则显然带有哈萨克地区的特殊色彩，打上了哈萨克族生活的印记。

总的来说，哈萨克族民间故事主题鲜明，题材多样，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千百年来，一直为人民所喜爱，世代相传，是

哈萨克族民间文学宝库中千万颗光华四射的明珠。我们这部选集既不能把民间故事的所有上品囊括无余，前言中更是除了粗浅地论及民间故事的某些体裁和类别之外，不能做更多的全面的论述。

谈到哈萨克民间故事的艺术特点，这里也只能举出足以称为突出特色的三方面。

一、从篇幅上看，既有两三万字的长篇，也有几百字，千把字的短篇。长的构思精妙，情节紧凑，短的寓意隽永，富于生活情趣。象《流浪汉》这样的长篇故事，一般是比较少见的。借一个人物串起一组故事，每个故事既可独立成篇，连成一体又十分自然。虽说全篇宗教训海的意味较浓，但仍不失为具有积极思想意义的好故事。短故事中，如《三个毛拉》、《串千家》，着墨不多，却都生动地刻划了一两个人物，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笔调辛辣，耐人寻味。

二、许多故事读来轻松，使人联想起哈萨克人风趣诙谐的性格。就拿《妖怪也怕泼妇》这个故事来说吧，虽然主题的意义有一定的局限，但故事所采用的夸张手法，近于怪诞的情节，人物的机变和语言的俏皮，都是典型的哈萨克风格。透过活泼轻松的形式表现严肃的主题思想，反映丰富的社会内容，这是相当多的哈萨克族民间故事的风格特点。

三、哈萨克族的民间故事和民间文学的其他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民间故事和民歌的关系，在关于《棕鸟》那支著名民歌的传说中已充分显示了出来。这里只需再谈谈谚语在民间故事中的地位。

哈萨克谚语是非常丰富的，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民间故事中常常引用谚语来阐明事理，自不足怪，但有不少故

事还是用谚语来收尾，点明主题的。在《图拉普和图拉什》这篇故事的末尾，就有这样一段话：

“‘贪得无厌，死亡就在眼前。’这话传来传去，成了一句俗谚。”

显然故事的讲述者以为，这条谚语就是从故事发生的那个时候起，和故事一起流传下来的。且不管这种看法有多少依据，至少它反映了谚语离不开具体的生活经验这一事实。我们不妨说，许多谚语最初总大约和某个故事联系在一起，只不过有些故事未必流传下来，或者故事本身被遗忘，或者故事与谚语之间的联系被忽略而各自独立地在民众中流传。

哈萨克族民间故事的蕴藏是非常丰富的。这部选集只是初集。我们期望，通过进一步的发掘整理，能把更多更好的哈萨克族民间故事不断地奉献给各民族的读者。

本书翻译者，除篇末已署名外，其余均为编者自己翻译。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承蒙常世杰、师忠孝、刘发俊、张运隆、姚承勋、校仲彝诸同志提供了一些宝贵资料。谨在本书出版之际，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